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鴻寶齋印行



上海鴻寶齋印行

民國四年精校

學庸章句

上海鴻寶齋書局印行

論平聲

道如聲上

道之聲上

善如聲上

善之聲上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大學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是由。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而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微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近。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

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微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

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物格而后知至。知

大學
學

一

近之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 上上 聲下 去聲 錯音 措去 聲必 列反 傳去 聲

去上 聲下 同去 間去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

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

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雖引經傳若無統記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記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

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沈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

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亭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

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

美辭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

澳萊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

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萊詩作綠猗猗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諛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倏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

斐文貌切以刀錫琢以椎鑿皆就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復扶又反
省星上聲
治平聲

衍與美同延面反
間遵京本從月
按許氏說文及
洪武正韻並無
周字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於戲音鳴，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大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

理皆得而窮之，此致知在格物之義也。

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

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快者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善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作廣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比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

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成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

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攷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值反。好樂並去聲。念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有無以直

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證。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音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強上
聲與
帥同

少與
並去
聲
六
蓼音
鴈音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朴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人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

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太平聲。蓁音錄。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

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

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

風鴈鵲篇。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武差也。入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天平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

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提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

度待洛反下同提疾業反

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關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

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

處上聲操平聲

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

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儆與教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

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拘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戕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

大音太

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

註中
慎古
本皆
作謹
避宋
諱也

見形
旬反

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如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

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初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亦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

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言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

山有臺節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

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

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

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

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畜許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

斂文按
說韻
正欠
從作
俗非

殖承
職反

乘。乘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

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

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急難者不可及其出而忘之也

五言古詩

新十章節四章無餘辭許賦新六章論高制且五大集策

蘇軾之十集縣志圖平天下

卷之五

小人與好義之士人之好義者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復扶又反 卷上聲 索色 窄反

幾平 聲 長上 聲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雖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謬塵
幼反

省悉
井反
去上
聲夫
音扶

處上
聲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

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通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

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

要。終言神聖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因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

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

屬音

行去聲

知愚者知者有聲餘俱平聲離去聲

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交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

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

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